

开·卷·书·坊

文人

周立民



开·卷·书·坊

周立民

文人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人/周立民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4.8

(开卷书坊.第3辑)

ISBN 978-7-5326-4201-4

I. ①文… II. ①周…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5380 号

丛书策划 蔡玉洗 董宁文
责任编辑 刘小明
技术编辑 顾 晴

文 人

周立民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32 印张 11.5 插页 4 字数 147 000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4201-4/I·235

定价:36.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512—66700301

序

郜元宝教授曾写过一篇《消失的文人》(《文汇报》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三日笔会版),文中认为:“古之文人早已绝迹,现代文人也基本消失,或正在消失。”“文人的消失,主要是文人的自我的消失。”文人消失与否,或容讨论,但“文人的自我”之失落却是不容回避的事实。

文人的消失,在于信与爱的消失、情与趣的失踪。于是,我们所见的是越来越多的缺乏修辞立其诚的伪文人。当代作家和学者,似乎越来越职业化——不要误会,我不是主张任何人都去做公共知识分子,我是说这种心态,他们就是学术职业经理人,三十年前研究文学,二十年前研究哲学,十年前研究电影,哪里“需要”往哪里搬,甚至让人看不到这是一个人所为。他们的“职业”在于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冷漠关系,这是它的饭碗、专业,就不是他们心之所信、所爱之物,没

有信与爱,就不会有献身学术的热情、追求真理的勇气。许多人仿佛在扮演着文人、学者这样的角色,内心是一个面目,生活中是一个面目,在媒体上又是一个面目……“学”样文章已经被他们作得炉火纯青。

更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是,有些人扮演这些角色久了,竟然非常入戏,举手投足作态十足,自己还浑然不觉,甚至把自己当作真理和正义的化身。他没有迷惘、没有哀哭,也没有真诚,一切完成于技术和“学理”,最平常的人情物理皆被扭曲,眼中无“人”也无“我”。

或许正是见不得这样的人,我才怀念另外一种人。本书所写的这些文人,无论是追忆对其印象,还是勾勒其剪影,或许都给人以“远去的身影”的感觉。但这些人,那些事,毕竟存在过,即便早已成为传说四处流传,我相信它们也是美丽的,讲述它们的时候,我内心也风清月白。

周立民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于上海

目录

序

上编 文人印象

- 003 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沈从文一百一十周年祭
- 019 激流涌入大海
——送巴金先生远行
- 041 永远的笑容
——怀萧乾先生
- 054 附:与萧乾谈报纸文学副刊及
其他
- 066 远去的身影
——怀念潘际垆先生
- 077 附:《随想录》发表的前前后后
(潘际垆)

- 088 只知低头拉车的人
——怀念王仰晨先生
- 105 我们不能让生活失色
——追忆贾植芳先生
- 137 风筝不断线
——怀吴冠中先生
- 145 为书籍的快乐时光
——追念范用先生
- 155 琐忆
——怀黄裳先生
- 166 附：俯拾即是，著手成春
——黄裳和他的“来燕榭体”
- 175 四舍的岁月之香
——兼怀缪景湖老人
- 182 地坛与合欢树的记忆
——送别史铁生

下编 文人剪影

- 197 这个鲁迅不太冷
- 204 自由的风吹暖我和一切
- 211 萧军的脾气

216	天哪!“大师”谈何容易?
220	文人的游戏
226	风雪人间说过年
231	革命化的春节
237	开水都浇不死的草
241	老派
247	老派(续一)
254	傻姑爷与真学者
261	两件小事
265	该坚持的,还是坚持
270	文人的老婆
276	文人行踪
	烽火中的“身体写作”
	在先生门外
	沈从文的大连印象
	茅盾在大连
	赵树理和大连会议
	寻访巴金旧踪
	走进巴金的家
350	后记

上编 文人印象

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沈从文一百一十周年祭

认识一个人有多难？

我常常在内心中自问。比如即将迎来一百一十周岁生日的沈从文，他自己写下了千万言，又不知有多少文字写他，我们仿佛已经熟悉了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对这本“大书”，我们所了解的仍然是只言片语。

一

沈从文去世那年，我刚刚读到《边城》，是在东北一个小镇的文化馆里借到的。对于文学界方兴未艾的“沈从文热”，一个初中生几乎没有任何感觉，但《边城》读了就忘不掉，于是开始迷上沈从文。当时，我倒是看过汪曾祺那篇写沈先生的文章，或

许受它影响吧，感觉沈从文平和，寂寞，耐得住寂寞……绕来绕去都是这些，不寂寞的是流传在文坛上他的人生、爱情的传奇。

沈从文不止一次地描述过，清晨他捧了个烤白薯暖手，坐在天安门外石墩子上，看天上残月疏星等待天明，等着历史博物馆开门的情景。由天才小说家变成午门城下一名普通的说明员，不要说身份、地位的变化，就是内心的落差又需要多大的精神力量来填补啊。少年不识愁滋味，但愿意为这样的忧愁和悲壮落泪、感动。一九五七年一月九日给大哥的信中，他写道：“近来北京正上演巴金、曹禺、老舍等人的戏，很热闹，因为这些人的名字都为读者极熟习。我完全如一个在戏院外的观众，只遥遥的听着戏院中的欢笑喝彩声音，觉得也满有意思。”我们能够体会这其中的酸楚吗？

直到十多年后，《沈从文全集》出版，特别是读到他九大卷书信时，我大吃一惊，可以说是沈从文自己颠覆了他在我心中的长久形象，这哪里是一个平和寂寞的人？如果说寂寞，那是历史的误会。他



凤凰城外的听涛山上是沈从文的归宿地，朴素的墓碑上刻着他那段著名的话

不得不寂寞，而不是甘于寂寞。我看到的是内心的不甘，不甘……

——一九五四年冬天他说：“工作实在可怕的琐碎而沉闷，即在馆中，也没有人注意到这工作有什么意义。有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真正在负责主持全国纺织物生产的人，既都对于生产美丑不怎么在意，我那么热心是为什么？”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致程应镠：“上一次这里有个全国性博物馆会，有十个大学教考古的教授出席，大都不懂文物，真是天知道，他们经常教的是什么，学生学的又是什么！”

——一九六〇年二月二日致汪曾祺的信：“后来到另外一时，我希望有些人不要骂我。不相信，还是要骂，根本连我写的什么也不看，只图个痛快，于是骂倒了。真的倒了。但是究竟是谁的损失？就只有天知道了。”

——一九六一年八月四日给大哥的信：“新的创作会闻说开了廿多天，如照老舍一些人的艺术认识和风格来说，要他用一种较远大眼光来提学习问

题,恐至多也只做到如他自己写的那样,打点哈哈(新哈哈),加上新内容如彼如此而已。说他是艺术大师,好了他个人,可害了许多年青人,因为学他,那会真正突破前人成绩?新的作家有些人靠‘社交’站在人头上,这也是许多人不肯再写,而写的也不会有何特别成就原因。”

同样的话,他能给五个人写信说上八遍,说这些时,他直率,不隐瞒,也不犹豫。这是沈从文另外一种文字,相对于那个怕人、怕事、怕官、谦虚、谨慎的“乡下人”,这是更真实的沈从文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这是沉重的寂寞长久压抑之后的发泄,固然有发泄中一针见血的睿智,但也很难说都是理性的,甚至也有失态。但沈从文依然故我,直到晚年仍然忿忿不平:

事实上国内四十岁左右,受“一面倒”影响现代文学教育的教师,至今还不少以不读沈××粉红色无思想,无灵魂作品而十分自得。靠此观点正确吃饭的人,远比靠“红学专家”吃饭的还多,且在计划中还不断生产。因此我倒觉

得他们坚持到底,在任何刊物上、教材中,永远不提我的姓名为合理。更希望在那些以骗钱为目的的什么“作家辞典”或“传记”上,永远将我除名,感觉特别愉快。(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致常风)

不过,想一想他遭受了那么多不公平的待遇,你不觉得他的反应又很正常吗?

不能写作了,沈从文迅速钻进了坛坛罐罐的文物研究中,照样做出了成绩。为此,沈从文很自负,至少他弄的东西换个人可能就弄不来,然而,单位里并不重视他,他好意告诉同事如果研究玉,他可以帮忙,对方说这是“有意毒害他”;劝一个党员多读书,又被馆长说在“使用糖衣炮弹”。……现实常常给他最痛苦的打击,可内心中不肯低头的仍然是那个倔强的灵魂,这才有了满腹牢骚的沈从文。

对于毁誉,直到晚年,沈从文依然十分敏感,他对人说:“不要宣传我,要慎重,你看……现在我那一辈人只剩下我,俞平伯和冰心了,要提防有人枪打出头鸟。”(刘一友:《沈从文现象》,见《长河不尽